

政与责



公务员必读

桐柏山人 著



政绩



桐柏山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绩 / 桐柏山人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99-4071-7

I. ①政… II. ①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4393 号

书 名 政 绩

著 者 桐柏山人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71-7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被辞官

1

看碧荷还算个通情达理的人，赵建国心里踏实多了。他瞅碧荷一眼，吞吞吐吐地说：“对了，碧荷，党委快换届了。龙飞他……唉，他这身体，恐怕……没法再在位上了。虽然，不看僧面看佛面，组织上看在我的脸面上，或许会‘虚位以待’的，让他带病上岗，等他病好了，再官复原位。可眼下……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嘛。再说，没有不散的宴席。”

第二章 官跑跑

30

郑县长喝高了之后搂抱着杨常务说：“兄弟，好好干，哥不会亏待你的。等有一天我当了书记，县长一定是你的。别人，谁他妈也抢不走。”这话杨常务早就想听，郑百业酒后吐真言后，杨常务非常感动，搂抱着郑百业说：“哥，你永远是我的亲哥。我不求当官，只求跟着哥干，哥是个痛快之人，跟着哥干舒坦。兄弟不是耍嘴，你看我以后的行动，我保证你叫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叫我偷狗我不摸鸡。”

第三章 就差数

54

杨常务顺手翻了几页，然后说：“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数儿数儿，干部的支柱！唉，小小数字害死人啊！吾言呀，第一季度数字出现下滑的局面，我当常务的也有责任，平时对统计工作关注的太少。”杨常务的态度与以前判若两人，这让艾吾言有点意外。要是往常，数字弄成了一塌糊涂，杨常务不熊你管来回。其实，杨常务不是不想发脾气，但在目前烦事缠身的处境当中，他得忍辱负重。小不忍则乱大谋嘛！如果把艾吾言给得罪了，那么在干部推荐中，艾吾言就不会投他的票。所以，杨常务得有几个人。

处理完这件事后，郑县长批评艾吾言说：“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这几个月的数字弄得不错我就不批评你。你发奖金的初衷我理解，是想调动大家工作积极性。可你别大明大放地发呀？悄悄地，人不知鬼不觉，谁会告发你？现在出了事，我咋替你说话？年轻人，要学会成熟，什么时候头脑都要保持清醒，别得意忘形。”

话说得如此难听，冬至不愿意了，和门岗争执了起来。一时，门口涌来了一堆围观群众。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正在这时，艾山县公安局长雷鸣来县委汇报工作到了门口。大门被堵，他只好下车来驱散众人。“你咒夏季风去死，你安的是什么心？夏季风啥时不在人世了，你给我说清楚？”一听门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夏季风死了，秋时雨恼了，一把抓住门岗的衣领，怒气冲冲地质问。

选举前，郑百业就在心里掂量过自己，觉得自己胜算的把握比较大。一来，自己是艾山县的老县长，手下有一帮铁心的嫡系人马，而且树敌不多，更重要的是还要继续当他的县长，即便有个别人反对他，也成不了气候，搅不起什么大浪。二来，自己本该升书记的，却把他放在了冷板凳上，这又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在选举上会占优势的。没想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真是欲哭无泪。

石为民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某个位置，体会不到某个位置的难处。艾吾言呀，今年就不说了，我才来，还是维护现状吧。一点，把年报做实。明年咱们再坐下来定艾山发展的大调子。数字水分到底如何挤，得有个说法。数字已成这种局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不能不慎重。”

由于李大河与赵建国联手，终于要了刘长兴的“好看”，刘长兴到了不如江河省的地方。当然，这是李大河与赵建国的看法。其实，刘长兴调离江河到外省任职，不是被李大河与赵建国轰下台的，而是对刘长兴的重用。有一个省的书记到龄，需要一位新书记。这个省是个农业大省，经济比较落后，亟需一个大发展。刘长兴在江河省抓经济很有一套，中央想让刘长兴去力挽狂澜。

第一章 被 辞 官

1

上官龙飞书记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场晕倒在杨常务和艾吾言的面前的。

过罢阴历年，别人都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之中，其乐融融地忙着走亲访友、喝酒玩牌、游山玩水等“年事儿”，艾吾言却不泡酒场、不赴牌摊，独自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地四处打听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的消息。

排序结果是关乎上官龙飞政治生命的一件大事。一旗到手，他就能官升一级。夺旗无望，他的升官梦也随之将灰飞烟灭，仕途生涯、政治命运从此就画上一个看似圆满却是充满缺口的句号。这个句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说不定将成为套在他脖子上的索命圈套！年前，上官书记一再叮嘱杨常务：“务必给我盯紧，不得有半点马虎，出了问题，就拿你是问！”还特意交代艾吾言：“密切关注，一有消息，立马汇报！”

在这个节骨眼上，艾吾言知道上官书记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由县人大交流到县统计局任职一年来，自己像孙子一样，四处求人，百般作难，流泪流汗，挨训受气，目的就是想突出“排序”重围，以求解开“数字”死结。崔大号死在了这个结上，他不想重蹈覆辙，成为崔大号第二。全县的大政方针与奋斗目标是“GDP 超千亿，

夺回一面旗”，工作部署也是全县上下围着排序转，它的背后是五千万万元的奖励资金和上官书记的副地级待遇以及这一任县领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声。谁为官不想有所作为？有作为就得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作为，乱作为，不叫有所为，也不叫有所不为。有所作为，是指风风火火闯九州那种，是雁过留声、人走留名那种。有为才有威，有威才有位，有位才有为嘛！艾吾言能掉以轻心吗？敢掉以轻心吗？

艾吾言带领全局几十号人马辛辛苦苦一年想要的就是“夺回一面红旗，人人大欢喜”、“你好我好他也好”这么个结果。虽然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工作导向是坚守统计职业道德，“求真务实，不出假数”，千方百计地挤水分，但站在县委书记的角度换位思考一番，他很敏感地“端人饭碗，听人吆唤”，维护全县这一大局是他的职责。政绩系于一数，数字“数”出官员嘛！在统计局长这个位置上就得谋数字这个政。至于这个“果”是甜是苦，艾吾言心中没有数，有的只是担心与焦虑。从全年几个季度的数字与周边县市对比情况看，艾山县的形势不容乐观，数字处在下滑靠后失去竞争力的劣势地位，从趋势与预测上看，这个“果”不会有多甜。如果排序结的是个“苦果”，那么，上官书记也不会给他好果子吃。揽了瓷器活，就得有相应的金刚钻。上官书记已多次警告过艾吾言，其意思很明显，吃不了让艾吾言兜着走。

排序这泡屎啥时屙不下来，他艾吾言啥时心里就不会清静，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恐怕将如影子一般伴他左右、不弃不离。所以，一上班，他就把心思放在了打探消息上。他先问了市局的有关领导与“信息灵通人士”，又问了周边县市局的局长们。问一圈儿没一点结果，都是一问三不知。各县市的局长们，如同艾吾言一样，抓耳挠腮，焦急不安，有病乱投医般地到处乱打听，都没打听出任何消息。最后，艾吾言只好搬出他的老同学、省统计局办公室副主任赵顾全。

赵顾全与艾吾言的关系不错，在艾吾言没去统计局前，两人也常联系。要么打个电话问候一声，或发个“官员看百姓尖嘴猴腮贼眉鼠眼人人都像刁民，百姓看官员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个个都像贪官”与“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一手好拳被骰子废了；一个好胃被白酒废了；一个好老公被小姐废了；一个好人才被领导废了；一个好领导被人民币废了。”之类的调侃、幽默、带色短信。要么去省城出差拐到省统计局到赵顾全那里坐一

坐，如遇到别的同学到省城办事，约同学们相聚时，不忘叫艾吾言一声。毕竟，艾吾言是他们的老班长。虽然，没混上副处正处，弄个“团长旅长”干干，但在县里边已相当不错了。拿赵顾全的话说也算是“封疆大吏”、一方要员了，比在省局当个处长牛B得多。

官场中的几大铁其中一铁就是同学关系。“一起扛过枪，一起渡过江，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同窗的关系不一般。“同学老乡，顶过一个公章”嘛！年前在邀请省局财贸处来艾山实地查看商业、请综合处来讲排序指标体系等上，赵顾全没少出力。为了感谢老同学在跑数字上给予的“联络员”穿针引线般的帮助，年前艾吾言专门到省局进行了看望。去时还专门捎了几件艾山县的土特产以表心意。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艾吾言一边在家里看春晚，一边给赵顾全发去了“不管周六还是周一，身体健康才是唯一；不管工作还是假期，开心快乐才是第一；就把周一当做六一，就把自己当做十七”别具一格的新年祝福手机短信。现在打个电话问候一声既在情理之中，又是联络感情的需要。艾吾言一番“拜年话”之后，话头就拐到了排序上，问结果出来没有。

赵顾全也是客套一番之后，告诉艾吾言说：“基础数据已经确定，‘十面红旗’花落谁家已成定局，现在只是个计算的问题。综合处的人正紧锣密鼓地算数字，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还说他会继续“侦察”，盯住不放，等有了结果第一时间告诉艾吾言，让艾吾言把心放进肚子里，耐心等待。

第一时间知道排序结果这个艾吾言不怀疑，他相信赵顾全有这个能耐。赵顾全是省局办公室的副主任，半个大总管，不看僧面看佛面，综合处的人也会把排序进展情况和排序结果向赵顾全透露一点半点的。艾吾言放心不下的是排序结果。全省一百多个县市，又是算二十个排序指标的综合指数，谁的位次领先谁的位次靠后只有等结果出来才知道。艾山县能否挤进前十名，夺回一面红旗呢？这是艾吾言所担心的，也是心中没底的。结果没出来，担心也白担心，“该死球朝上！”只能听天由命。现在能做的只有寝食不安傻傻地等、望眼欲穿痴痴地盼。

农历正月一过，赵顾全把探到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告给了艾吾言。此时，正是阳春三月，可赵顾全报的不是春意盎然的“春”的消息，而是令人心寒的“冬”的消息：艾山县排在了十名开外，位排第十一名。虽然一

名之差，却在门槛外，与红旗无缘，十面红旗全插在了别人的一亩三分地上。看着别人扛着大红旗，自己的脸就红得像块大红布。艾山县不会出现人们梦想的“夺回红旗后，万人空巷来迎接”，就像宋丹丹在小品里所说的“那家伙，是相当壮观，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生动场面。

艾吾言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但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魂未定似的问：“老同学，你不是逗我玩吧？”

“我知道我好开玩笑，可我知道分个时候论个事情。这么大的事儿我能当儿戏？”赵顾全有点不高兴地说，“新的一年刚开始，我能故意日摆你？不信你来问综合处长！”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为我操了不少心，我是不想听到不好的消息。”艾吾言怕赵顾全生气，赶紧解释。不管是什么结果，人家赵顾全是出了汗马功劳的。要不是老同学，人家才不管你的闲事呢！再说，排序又不是赵顾全管，埋怨人家没有任何道理。即使是赵顾全管，人家也不可能私自给你改动排序结果。全省一百多个县市都瞪大了眼睛盯着，而且省领导有言在先，“依据指标，尊重结果，不送人情”。

“艾局长，不是我生气，我说的是大实话。”赵顾全说，“局领导有交代，排序结果没经省领导认可，没有公布以前，不允许任何人向外透露。我和综合处长私下关系不错，才提前透给了我。为这，我承人家很大个人情呢！”

话说到这个地步，艾吾言只有感谢的份，赔礼道歉似的向赵顾全说了一大堆好话，总算把赵顾全说笑了：“没事没事，咱这关系还说别的啥。老同学，说实在的，没达到你们夺红旗的目标，我也替你担心。哎，我说艾局长，能调出统计部门还是调出来吧，别窝在统计局受洋罪。”

赵顾全没事了，艾吾言却有事了。虽然早在意料之中，艾吾言还是不愿看到这种结果。于是，他的心事又加重了三分。将如何向上官书记汇报？上官书记能承受得了这个结局吗？除了心事，他还得马不停蹄地“上传下达”，一旦把消息“截流”与“贪污”了，上官书记更会怪罪下来，让他吃罪不起。

放下电话，艾吾言让办公室主任穆荣刚通知班子成员开碰头会，他想先给班子成员通个气，并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如何给领导汇报，统一下思想。

副局长欧阳春、梁敬业，纪检组长肖平，综合科长孙梅很快来到艾吾言的办公室。看到艾吾言一脸平静而又严肃的表情，他们不知道艾吾言葫芦里卖的是啥药，便一声不响地坐在沙发上，等待艾吾言局长的指示。

“你们这是咋啦？搞得有点严肃了吧？”看到气氛有点特别，艾吾言苦笑一下，装着没事人似的说，“搞得像天塌地陷了似的，不就是出局了嘛，有啥了不起！胜败乃兵家常事嘛！精神点，都精神点。”

大家对艾吾言的话有点莫名其妙，什么出局？难道……几个副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艾吾言要说啥，但又意识到了什么，对视中又有一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味道。

艾吾言也意识到了，书归正传地说：“今天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一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人意料的消息。其实，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说到这儿，艾吾言停下了，扫视一眼沙发上的副职们，接着说道：“赵顾全来信儿了，怕啥来啥，希望又落空了。”说罢，艾吾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无回天！不过，问心无愧的是，虽然咱县没进入前十强，但，我们尽力了。”

“赵顾全的话可靠吗？”欧阳春轻声问道。

艾吾言望一眼欧阳春，不容置疑地说：“可靠，他信誓旦旦，就差赌咒了。我们同学关系，我了解他，他不会哄我。结果出来了，只是没公布，省领导还要把关，还要平衡。省领导同意后，才开表彰会的。”

“那……艾局长，结果不正式公布都不算数，也许还有活动的余地。”梁敬业接嘴说，“我们是不是想想法子，把咱县的位次往前提一提。凡事都可暗箱操作。不过，这排位次的事儿操作起来恐怕难度很大，除非省有关领导发话，要么跟省局综合处的人关系特铁。”

“这种全省关注的事儿，恐怕不是说操作就能操作成的。”肖平插话说，“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不同于跑官跑资金，下点本就能马到成功、如愿以偿，它是靠计算综合指数来确定位次的。基础指标数据早已审定，想改不会那么容易。全省每个县市都盯着，谁有那么大的胆来改动你的数字？”

“理是这个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能操作。”欧阳春说，“既然是算综合指数算出的位次，就可在数字上做文章。咱们统计人员关注数字细节，可领导们关注的是排序结果，不看你算的过程。如果找人运

作运作，改一两个数字，恐怕不是多难的事儿。事在人为嘛！”

“你说的不对。领导们不关注具体数字，统计局关注。要知道，排序在统计部门的肩上放着，哪个县市的统计局都会关注。”肖平不同意欧阳春的观点，反对说，“平时各个县市的月度季度数字都已记录在案，大家或明或暗地都在研究自己的数字和别人的数字，纵对横比，知己知彼。等排序结果一公布，一看数字变了，会找省局说事的。所以，以我看，谁也不会冒这个风险人为地给你改数字的，除非关系非常不一般。”

艾吾言看着七嘴八舌的副职们一言不发，等大家说够了，也没主意可拿了。他平静地说：“改数字的事儿可想而知，弄不好，就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们不去干那出力不讨好的事儿。我们要面对没挤进前十强，没有夺回红旗的现实。现在，关键的是如何向县领导汇报，让领导接受这个现实，不找咱统计部门的事儿。我叫你们来就是想让大家出个主意，给我参谋参谋。”

“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嘿嘿嘿，艾局长，我们也没啥好主意，如实汇报就是了。”梁敬业说，“要杀要剐，是爷爷是奶奶反正就这一堆了，领导训也好骂也罢，事实无法更改。”

“艾局长，反正结果还没有公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咱们装着不知道，就说咱没摸到情况。不知不为罪嘛！能少一天挨训就多等一天。表彰会一开，领导自然就知道结果了，他想批评咱，他得来找咱。”欧阳春建议说，“咱不能挨训不捡地方，你说呢？”

“是福跑不掉，是祸躲不过。知情不报，让上官书记知道，性质就变了。我不想欺骗领导。”艾吾言无可奈何地说，“咱们得想个两全之策，既能交下差，又不受批评！”

“对了，艾局长，上官书记的老领导不是省委副书记吗？早点告知上官书记，说不定他会找他的老领导帮忙的。有省委副书记帮忙，咱还发啥愁？”肖平说，“排序有时排的就是关系。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也好办事嘛。”

“你当上官书记是傻瓜呀？我们能想到，难道他就想不到？说不定他早就搬他的老领导了。事关他的政治命运，能无动于衷吗？”欧阳春说，“相信吧，他不会浪费这个人脉资源的。”

“如果到上官书记那儿不好交差，不如先给杨常务汇报一声。”梁敬业

建议说，“统计是他分管，按说也应先给他汇报。礼多人不怪嘛！”

“给谁汇报挨批评是跑不了。当然，给杨县长汇报，也是把皮球踢给了杨县长。唉，咱统计部门长的就是挨批评的脸，有啥法子。”欧阳春说，“挨训多了，脸皮也厚了，无所谓，多挨一次少挨一次有啥区别！不过，咱尽力了，问心无愧！”

班子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事情如何处理还得艾吾言自个拿主意。关键时刻，就得看一把手的。会后，艾吾言坐在办公室发了半天癔症，最后决定先向杨常务汇报，探探他的口气，然后再给郑县长和上官书记汇报。

杨常务对排序也是格外的关注，开年上班以后他已多次问过艾吾言结果出来没出来。每次问后都不无担心地说：“我看咱县夺红旗咋危险呢，多项指标都不占优势，把握系数不高。要是进不了前十强，我……”

艾吾言不知道杨常务要“我”如何，但有一点可以猜到，那就是如若挤不进前十强他没法向上官书记交代。不管杨常务如何向上官书记交代，杨常务主管他，他艾吾言得滴水不漏地向杨常务汇报，这是官场规则，也是做局长的最起码的素质。如果隔过杨常务直接给上官书记汇报，就违背了游戏规则，除非上官书记有特殊交代，依据特殊交代去汇报，这是官场中的潜规则。当然，他内心也希望杨县长出面给他挡一挡，让他少担点责任。

艾吾言是怯生生地走进杨常务的办公室的。虽说过去常挨杨常务的批评，艾吾言却并不怕杨常务。当下属的，挨点批评，也有利于进步。吃一堑长一智嘛，领导批评你说明你办的事不能让领导满意。如果领导懒得理你，根本就不会批评你。爱之切，责之重嘛！除非领导对你有成见，故意找你的麻烦，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训你个狗血喷头。这又另当别论。每受过批评以后，虽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但艾吾言总能淡然一笑。今天，他却坦然不起来，站在杨常务面前像个犯错误的小学生，不敢正视杨常务。

“有结果了吗？”一看艾吾言推门进了屋，没注意观察艾吾言的表情，杨常务就开门见山地问道，“上官书记催我好几次了。怎么样，有啥消息没有？”

“听说有了结果，不过，还没给省领导汇报。”艾吾言挠了挠头，轻声

细语地说。

“咋样，咱县咋样？进没进前十强？”杨常务连珠炮似的问开了，“你听谁说的？小道消息，还是官方消息？”

“听省局我同学说的。不过，杨县长，不是什么好消息。当然，没真正公布前，消息都是不确定的。即使确定，也要对外封锁。一旦透露出去，就没有神秘感了。”艾吾言解释说，“所以，最后以表彰会为准。”

杨常务看着艾吾言，一言不发，不怒而威。

艾吾言进一步解释说：“咱县虽然未能进入全省前十强，但咱们尽力了，咱县的GDP完成了超千亿的目标，而且增速创历史新高。如果不是关停那些污染的小企业，如果不是调减基数，如果不是市局滥砍咱县的数字，如果……”

“好了好了，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一万个如果也是借口。”杨常务瞪着艾吾言，吵架似的训道，“没进入全省前十强你艾吾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知道，你是统计局长，掌管全县的数字！你一推卸责任就万事大吉了？还如果如果？你去给上官书记如果去吧！”

艾吾言平静地说：“我不是推卸责任，实情就是这样。上官书记找我，我也会这样跟他解释。”

“好好好，你去跟他解释！”杨常务指着艾吾言的鼻子说，“看上官书记咋收拾你！你坏了上官书记的好事！”

“杨县长，你别激动。就是上官书记把我杀了，红旗也夺不回来了。”艾吾言仍然声调不高，平静地说，“当然，我想，上官书记也不会杀我，为了个副地级至于吗？他没当过官？七品县官了，不小了。不过，我已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

杨常务也冷静了下来，但脸色难看。他望着艾吾言，有些失落地说：“你跟没事人似的，我呢？我如何向郑县长和上官书记解释？告诉你，咱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也别想躲轻闲。”

“嘿嘿，杨县长，放心吧，我会给你当挡箭牌的。我们当下属的替领导受过是我们的荣幸。”艾吾言油腔滑调地说，“郑县长那儿好说，他虽然在乎位次，却不唯位次看人论事。至于上官书记那儿，我想他不会像批评我们这些小兵刮斥你们县长的。他会给你面子的。”

“哎，我问你，你摸的情况准吗？”杨常务不放心地问，“你说得对，

不到最后，都不算数。现在啥事变数都很大。”

“上官书记那儿……要不，咱先不给他说不？”艾吾言建议说，“万一省里一时心血来潮取消排序呢？按我的意思，不如等一等。”

看艾吾言言之有理，杨常务沉默片刻就点头同意了。不过，艾吾言临走的时候，杨常务交代说：“你最好再往省里跑跑，把情况弄准。如果真的排在十强外，找找你同学，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花多少我给你解决。”

艾吾言并没有按照杨常务的指示办。他既没有继续联系赵顾全，也没有往省里跑。不是他不想联系不愿跑，而是他觉得赵顾全提供给他的信息是可靠的，再折腾也是无济于事。反正他已向杨常务汇报了，基本上过了主管县长这一关，心里也就有了些许的轻松。他现在的任务就是等待，耐心的等待。

一周之后，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结果以省委省政府的红头文件公布了出来，艾山县排名第十一位。杨常务拿着文件一看，真的傻了眼了。他二话没说，叫上艾吾言一溜小跑地到上官书记办公室汇报。

“上官书记，排序结果下、下、下来了。”害怕上官书记训斥，杨常务紧张万分，话也说不顺溜了，“这，这是省里文件。”

上官书记从杨常务手里接过文件一字一句地认真看了起来。当看到前十强名单没有艾山县时，他的脸色铁青，文件在手里抖动着，嘴也结巴起来：“完，完了！”话音还没落，就一头栽倒在地。

2

上官书记一倒地，杨常务和艾吾言两人都愣住了。

上官书记除了血压有点高，身体没啥毛病。作为县委书记，尽管常坐办公室坐会议室坐主席台坐小车，却没坐出椎间盘突出之类毛病，反而练就了过硬的坐功。有人开玩笑说，当官的屁股和尚的头，硬对硬。作为艾山县一把手，尽管迎来送往应酬缠身，却没有喝出胃下垂，反而喝成了“酒精考验的优秀干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点不差。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怎好指点江山上主沉浮？有些当官的在

官场上除了比权术与手腕外，还比身体。身体是1，官职是0，官再大，1后边的0再多，没有一个好身体，一切真的成了0。为啥说年轻就是优势呢！俗话说，千重要万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说千条道万条一生平安第一条。上官书记很懂当官与健身的重要关系，平时注重锻炼身体，注重养身之道。然而，由于遗传的原因，高血压过早地在他身上显现了。

上官书记血压高的事儿杨常务知道，而艾吾言不知道。愣了片刻后，艾吾言慌忙弯腰去扶地上的上官书记。杨常务一把拽住了艾吾言，责备说：“怎么一点求助常识都不懂？高血压的人不能猛地把他扶起，得平躺平放。快叫张秘书！”

手忙脚乱的艾吾言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上官书记，一边拨打120，一边粗声大嗓地叫上官书记的秘书：“张秘书，张秘书，快过来。”

艾吾言的话音还没落地，上官龙飞的秘书张伟杰推门进来了。看到地上躺着的上官书记，张秘书吓得脸色煞白，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杨常务看一眼张秘书，批评说：“是咋照顾书记的？书记身体不舒服为啥不劝他去看医生？领导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当秘书的要想法让领导多休息。这样的秘书才称职，懂吗？！上官书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非给你说事不中！”

年轻的张秘书被训晕了头，委屈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他看了一眼杨常务，赶紧弯下腰，伸出两根手指去探上官书记的鼻息。看上官书记还有气息，张秘书的脸上现出一丝的喜色，咂了咂嘴想说什么，却又闭上了。

艾吾言知道杨常务错怪了张秘书，却又不好说什么。官场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意思是说，领导们讨厌那些没眼色不会办事的。据艾吾言所知，人家张秘书是经过上官书记精挑细选来的，不仅有文才，有口才，而且有眼色。作为艾山县第一秘，没有成色，上官书记会相得中吗？出现了书记晕倒的事儿，作为下属，杨常务发一通脾气也在情理之中，情有可原。艾吾言拍了拍张秘书的肩，轻声说道：“快到外边迎一下救护车。”

十几分后，县人民医院120救护车开进了县委大院，把上官书记拉进了医院。

由于拿到的排序结果不是想要的，上官书记心情激愤，导致血压骤

升，本就血压高，“雪上加霜”，引发了脑溢血，才栽倒在地。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上官书记的命保住了，然而，却落了个半身不遂，只能卧病在床了。

听说上官书记有病住院了，艾山县的党政军人大政协“五大班子”领导、县直部门和各乡镇以及企业的头头脑脑们接踵而来，到医院的老干部病房看望生病住院的上官书记。一时，驰入县人民医院的各种轿车川流不息，就像开“两会”车辆出入县宾馆一样。上官书记所住的病房里人来人往，就像火车站售票窗口。

当领导的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像天塌地陷一样，惊动众人前去看望。中国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救死扶伤，是优良传统，也是优秀品德。人生病了，到医院里看望，带去祝福，也是人之常情。人生一世，谁还没有个感冒咳嗽？然而，去看望上官书记这样的病人，除了人情之外，还有官场规则在左右。是讨好奉承，还是维护领导形象？很难说清楚。

各路官员来并不白来，除了带去鲜花、问候外，还有价值不菲的各种补品，有的还送来厚薄不一的“慰问金”（红包）。在官本位的中国，官位是一种资源。为啥有那么多人奔仕途，并梦想着飞黄腾达，混个一官半职？难道没有升官发财的想法？领导也是人，纵然有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但不少当官也是俗人一个，也食人间烟火。因此，也一样待钱亲。在常人的思维里，当官的就得与众不同，多吃多占。因此，收点钱物也理所当然。何况还有那些专门巴望领导生病，借机密切联系领导的跑官要官之辈呢？

上官书记不能免俗，虽然他大脑糊涂，口齿不清，但他的家人，特别是艾山县“第一夫人”碧荷却来者不拒，照收不误。狗不咬拉屎的，官不打送礼的。被上官书记常年熏陶的“官太太”碧荷对于收点礼品礼金成了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因此，没多久时间，上官书记病房里堆满了大箱小包的礼品，看上去，俨然琳琅满目的食品批发部。

不过，没过多久，上官书记的病房“门前冷落鞍马稀”了。前年，下乡视察工作，小车翻进了山沟，车上的上官书记腿弄成了骨折。上官书记住院后，一茬儿一茬儿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医院看望，而且有的三番五次地来，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就像在医院工作似的，直到上官书记出院才不来。现在却是今非昔比，除了郑县长、杨常务、艾吾言常过来看看，剩下